

羣衆演唱

北京群众艺术馆編



第十四輯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这样的爱情 (独幕话剧)	北京大学周懋庸 (1)
排演“这样的爱情”的我見	季 君 (18)
双玉听琴 (京韵大鼓 任率英插图)	良小楼整理 (22)
黛玉之死 (唐山大鼓 任率英插图)	魏喜奎整理 (27)
搬 家 (相声)	刘金荣 (30)
說“誇張” (短論)	吳曉鈴 (40)
徐 会 計 (山东快書)	陈 琦 (43)
書帽·小段·岔曲	
有一位干部 (岔曲)	馬全福 (51)
誰是“馬大哈” (西河大鼓)	許 多 (25)
新 嫂 嫂 (快板)	化 石 (29)
開客店 (山东快書)	許 多 (45)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 (單弦)	文国华 (47)
“这样的爱情”舞台設計圖	刘一民 (52)



这样的爱情

(独幕话剧)

北京大学 周懋庸

编者按：这个剧本是周懋庸同学在去年五月为了参加学校里的文娱比赛而创作的，曾在北京大学校刊和北京日报上刊载过，十一月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文艺会演，深受好评，获得了创作奖和一等演出奖。现在发表的是作者经过排演和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后所作的最后修正稿。

时间 一九五六年春假中的一天。

地点 某大学女生宿舍。

人物

方小英——女，十九岁，
积极要求入团。(方)

林嘉——女，二十一岁，
班会主席。(林)

郑立平——男，二十三
岁，团员。(郑)

林中——男，二十三岁，

团分支书记，林嘉之
兄。(中)

张宜芬——女，二十三
岁，小学教师。(张)

幕启 这间宿舍的主人，一望而知是西语系的学生。书架上很多外文书，画报。两张床，两张书桌，布置得很不一样。正中的一张书桌上有书，有一座石膏像；另一张上

有美丽的挑花桌布，有镜子，还有一只絨布做的小狗。一張床的后方牆上是德国詩人歌德的半身画像，另一張床后方的牆上却是一幅国画。幕开时，方小英一面哼着歌一面对鏡梳头。梳好后滿意地笑了，看看表，望望窗外，略一沉思，从枕头下拿出一包新毛綫，走到桌前，又从抽屜內找出四根竹針，比了比粗細，習慣地咬咬嘴唇。

〔郑立平在窗口出現。

郑 小英！

方 （一惊，赶快順手將竹針往枕下一塞）你！

〔郑入門，手上拿了一件毛背心。

方 我以为你还得一会才来呢！

郑 可不是还得一会才来嗎，你看多不巧，剛才系办公室来電話，說是系主任找我去談話。

方 談什么？

郑 这两天，要談还不是談那件事，看林嘉和我，到底誰留学去。团里談，班里談，系里談，談得我都煩死了！干脆赶快决定算了。我看林嘉大概跟我一样，头都談大了。咦，她是不是也到系里去了？

方 不知道，她一清早就出去了。

郑 刚才系里給她来電話沒有？

方 沒有呀！

郑 小英，不会談很久，你再等我一会吧！

方 我最恨等人了！

郑 等不了多久，最多二十分鐘。小英，我的毛綫呢？

方 这不是。

郑 喲，你連打开都沒打开呀！

（給她毛背心）大小就照我这件旧背心織吧。

方 誰答应給你織啦！（不接）

郑 （放在床上）我放在这兒啦，怎么办呢？小英，我还是得去，可你又最恨等

人……

方 嗯，最恨，就是最恨！

郑 （故意嘆一口气）唉，看来我是讓你恨定的了，有什么办法呢？（走向門，回头一笑，又故作正經）小英，你如果嫌等得太無聊的話，我那点毛錢完全可以替你效劳。

方 （不禁笑了）討厭！去去去！

〔郑下。

方 （突然又叫）郑立平！

郑 （复上）怎么啦，小英？

方 今天大概就会决定你們兩人誰去了吧，是嗎？

郑 （开玩笑地）你希望我們誰去？希望林嘉去，对吧？她是你的好朋友嘛，而我却是屬於你“最恨”之列的人。也許你会希望我去，因为最好叫最恨的人走得远远的，眼不見为淨。

方 去去去！

郑 （笑着下，过窗口时忽然將一把糖从窗外扔在小英床上）小英，你最爱的来

了！

方 （笑罵）討厭！（她放一塊在嘴里，拿起毛背心看看。这是一件藍色的背心，上面有白色的圖案。自語地）这背心織得不坏。（放在枕上，又去照鏡子，一面幸福地哼着歌）

〔林嘉上，提着書包。

林 小鬼，你沒出去？

方 （正用兩塊鏡子前后对照着）沒有，林嘉，上哪兒去了这么半天？

林 （沒答，微笑地注視方）小英，我想起一首温庭筠的詞，里头有兩句，我送给你吧！

方 （不解）什么？（并沒放下鏡子）

林 （朗誦）“照花前后鏡，花面交相映。”

方 （假生气）討厭！（把鏡子放下）

林 瞧，用有名的詞句称赞你，还不高兴。

方 誰不怕你的嘴呀！林嘉，你上系里去談話了，是嗎？

林 你怎么知道？

方 你先别管。怎么样，决定你去留学了吗？

林 没有决定，今天叫我，谈的是身体情况好转些没有。你怎么猜准我上系里去了呢？

方 不是猜，是算的。

林 你几时又学会算命了？

方 这还用算！这两天总是谈留学留学，你一不在，我猜总是这个事。

林 还是猜的！可是你猜得太对，我不只到系里去，还跑了好几处，其中还有一件事是为了你。

方 什么事？林嘉，快告诉我。

林 告诉你干吗，你不是又会猜又会算吗！

方 得了，快告诉我，告诉我。

林 （打开背包，拿出一张入团志愿书）我上团委会去拿这个，小英，今天该填了。

方 （低叫）入团志愿书！（紧紧拿着）林嘉！

林 昨天我和我哥哥又交换了

一下意见，我们觉得是时候了。（微笑）不过，我哥哥说你还是太爱打扮！

方 这，我知道，林中很不高兴我烫髮，可是……

林 那是他保守，过两天我也烫了，气气他。这倒不是你的缺点，你的缺点是……

方 （背脊似地）我知道，我看人看事还不很深刻，光憑热情，学习上刻苦不够，憑聪明，喜欢温情，爱生气……

林 （微笑）缺点不光是背熟就算……

方 我能改！一定能，林嘉。

林 你是不是准备出去玩？等晚上再填吧！放春假好久了，我俩还没在一块好好玩过呢！

方 不，我这会兜不出去……也许一会兜出去。

林 那也好，我也不打算出去，太累了。（拿出袜子来补。）

方 你昨天不是说想上颐和园划船吗？

林 你想去不？你要去，咱們一道去。

方 我想……我想先等一会，写几封信。（看表，望窗外）

林 你怎么不写，發什么呆？

方 我，我没有信紙啦。

林 我那里有的是，你拿就是了。

方 （拿起志愿書，看了看，小心地放好）林嘉，我，我，没什么，（自己矛盾）不，林嘉，有，我，我有一件事。

林 我希望不是什么吓人的事吧！看你，那么激动。

方 有人，有人請我替他織一件毛背心……就这么点事。

林 就这么点事？那还不簡單！織，拿起針来；不織，就退給他。

方 林嘉，这怎么說哩！这个人，他对我很好。他說，我要是替他織了，就表示我对他的答复是肯定的。

林 啊，我明白了，原来月下

老人不用紅絲綫，改用毛綫了。

方 你又开玩笑！

林 你告訴我干嗎？又不是我的事。

方 你給人出出主意呀！

林 沒头沒腦，姓甚名誰，何方人氏，我都不知道，我出什么主意！

方 你認識他。

林 認識他？

方 还很熟。

林 很熟？这回可讓我猜着啦！你听我說，这个人，是我校我系我班，学的当然也是德文，很高很瘦，戴一副眼鏡，会拉小提琴……

方 （一下子扑到林身上）林嘉！

林 小心，小心，我的針！

方 你別笑，你給人出出主意呀！

林 你自己覺得他怎么样呢？

方 我？反正你哥哥林中对他印象挺不坏，林中常常說郑立平这个同志热情、踏实、用功……嗯，反正就

是說他好。（略停）不过最近因为助学金的問題，班上好些同学对他有意見。还有……还有我觉得，林嘉，你也不太喜欢他。

林 我对他提意見也是为了他好，不等于說我就討厭这个同志。再說爱情也不是憑多少条优缺点来决定的。我記得什巴乔夫有这么兩句詩，他說：“爱情是一支美好的歌，但这支歌是不容易編好的。”小英，你真正了解他嗎？

方 我？反正他对我挺好的。是的，可有一件事我不太明白。你記不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开玩笑，小陈对着郑立平唱：“在那遙远的故乡，有一位好姑娘。”唱得他都快生气了。

林 这些事当然要弄清楚。（自語）如果真有什么的話，我想他自己会告訴你的。〔郑的头在窗外出現。

郑 外面球賽那么精彩，你們都不去看嗎？（進門）

〔三人沉默。

郑 系里又找我談話了。林嘉，你也去了一趟吧？

林 去過了。

郑 真討厭，談來談去还是那些。

方 誰和誰賽球？

郑 現在是法文專業对中文系，一會兒还有我們和俄語系的一場。

林 我哥哥又要上場吧？

郑 那还少得了他，俄語系也很強，他不去，我們非輸不可。啊，对了，他剛才好像在找你。

林 那我去找他去。（下）

郑 等的不久吧？

方 也不短啦！

郑 你和林嘉住一起，一張嘴也学的跟她似的了。小英，我的毛綫呢？

方 就想着你的毛綫。

郑 毛綫虽然是平常的毛綫，可現在对我却是意义重大呀！小英，你对林嘉說了，是嗎？

方 我觉得我應該告訴她。

郑 当然，小英，我看见你組織觀念这么强，我也很高兴，我自己也早把我的想法对林中谈过了。可是你觉得不？这两天林嘉对我仿佛总有点别扭似的。

方 也許是你自己的心理作用，因为她給你提了那么多意見。不过我倒觉得她对你要求得很严格，正如要求她自己一样的严格，哪怕有些地方太过火。

郑 是呀，所以当时林中就替我解釋了，林中是更了解我的。有的意見实在叫人没法說，比如助学金問題，我早已經……唉，不提了，本来嘛！到民主德国去學習，誰又不喜欢呢！也难怪……

方 不，林嘉并不是說不同意你去，她只是認為如果一个人出国留学，應該更快地改掉一切缺点。

郑 你听錯我的意思了，我怎么会那样想？我只是听林中說，可能他妹妹有些为自

己的健康情况耽心。你知道，林嘉身体不好，留学生第一个条件是身体，体格檢查通不过，就怎么也不行了。林嘉即使有些不高兴，也是很自然的。

方 要是林嘉身体通不过，就当然是你去了？

郑 我真希望她能順利地通过体格檢查，她各方面都很好，她去更合适。其实去与不去还不都一样學習？再說，要是去了，北京到萊比錫，航空信也要走一个星期……

方 你不会不写信嗎？

郑 你不願意看我的信嗎？（見方走到一边）小英，你对我的优缺点都很清楚，这有什么难以决定的呢？你不是要求入团嗎？在这个問題上也應該拿出青年团员的气魄来，当机立断，不要犹豫。

方 （仍無語）

郑 你想，我們的感情是有一定政治基础的，何況我們

又学同一个專業，將來在各方面都有幫助。（見小英仍無語）將來我到了民主德國，一定常給你來信。

你不是很向往柏林的斯大林大街，歌德住過的依爾門腦的木屋，還有海涅描寫過的哈爾茨山，魏瑪的國家劇院門口歌德和席勒的銅像……這些我都能親自去游歷，再描寫給你看，不是就像你也去了一樣嗎？

方（不覺神往）真美，鄭立平，我可真羨慕你極了。聽說在德國最美的季節是五月……還有天然舞台，在上面還演出席勒的“強盜”呢！

鄭 怎麼樣呢？小英。

方（回到現實，無語）

鄭 你要是怕咱們離得太遠，這大可不必，我決不會對不起你。小英，我喜歡你的性格，你又活潑，又開朗，你愛詩，愛音樂，這一切也是我的愛好。這也

是我對愛情的看法。記得屠格涅夫說過：“心不比蘋果，心是分割不開的。”如果說我有一天會對你變了，會不愛你的話，除非，除非你背叛了革命，可是這是可能的嗎？你還有什麼疑問呢？小英。

方 你記得不？我告訴過你我對“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本小說中一個人物的看法，一個姑娘……

鄭 那位經濟員然妮亞？

方 對。我不喜歡她，因為她明明知道工程師阿列克塞有妻子，却仍然要愛阿列克塞。我又喜歡她，因為她到底克服了這種感情。

鄭 小英，你這個比喻並不恰當。難道我有一個妻子嗎？

方 那麼小陳唱的那位姑娘呢？

鄭 我沒想到你把開玩笑也當正經。那事早就吹了，我和她根本合不來，這兒有一封信是給她的。（放在她枕頭下）我想等留學的

事决定下来再發出去。我願意你看看。我放在这里了。

方 （一笑）你这人，好像我向你要求証明似的。

郑 小英，那現在你一切都明白了，該可以……可以替我織背心了吧？

方 你这件背心也不坏嘛，何必再織一件呢？

郑 背心好坏有什么关系，問題是誰来織它。你难道不明白我的心……

〔敲門声。

方 誰？請进来。

〔林中上，一手挾書，一手提一双球鞋。

中 咦，林嘉呢？

方 她剛出去找你去了。你有事找她嗎？

中 前几天有人来信，約我們今天在学校等着。我現在要打球去，她回来，你告訴她別出去了，別讓人家来了找不着人。有水嗎？

〔方为他倒水。

郑 （見林中拿着書）林中，

你真太用功了。（关心地）可別把身体搞坏了。

中 不会，你瞧，我的身体多棒啊。

郑 倒也是，我常常想，你的精神真好，一天忙到晚，功課还是最好的，又是咱們系的運動員，团的工作又忙，你都能支持下来，要是我，一定又忙又乱，还做不好。你真應該給我們談談你的學習和工作的經驗才好。

中 （內心高兴，假裝不在乎）我有什么好！还不是和大伙一起搞工作。

郑 是啊，这大半年来我从你身上真学了不少东西。如果我有些进步，完全是和你的帮助分不开。有时我总那样想：为什么你和我年紀一样大，可是却比我在政治上成熟得多。这样就使我时时对自己更严格地要求。

中 这和你主觀努力也分不开，只要看見同志們的进

步，我簡直覺得比什么都高兴。小英，你干嗎不說話啊？

方 我听你們說呀！

中 你們剛才在談什麼問題呀？

方 談談他的毛衣。

郑 林中，我正在和小英談呢，她……

方 我怎么！

郑 ……

中 小英，你們的問題立平已經對我談過了。我覺得他是个好同志，你也正在爭取入团，这是件好事嘛！

郑 林中，你真是我的好朋友，你最了解我，不，你能了解支部每一个同志，同志們有什麼話都肯對你說……

中 （笑着止住他的話）別說這些了，還是買糖去吧！去！小英，一道去。（正在拉小英的時候，林嘉上）

中 你可來的真巧，這兒有人請吃糖呢！去买吧！郑立

平！小英！

林 請糖？（看英，英不語）

哥哥！你又在瞎嚷嚷吧？

中 什麼瞎嚷！人家早談好了！走吧！

林 你不是找我嗎？等人家去找你，你連影兒也沒有了。

中 我就是告訴你不要出去，不是前几天有人來信約我們今天在学校等着嗎？

林 你就去打球嗎？

中 快上場了。你還有事找我？

林 嗯！

中 什麼事？

林 支部的事。

中 好吧！你們先買糖去。（推郑、英下）什麼事？

林 就是他們的事。你情況也還不了解，怎么能就要人家請吃糖？

中 我想我還不至于官僚主義到連自己支部同志都不了解，郑立平早就對我談過這件事。

林 他家里本來有一個未婚妻，你知道嗎？

中 唉！他家里的事，影還沒

有呢！郑立平也说过，都是别人开玩笑。

林 真是开玩笑的？

中 我們應該了解同志，但是也应该相信同志呀！郑立平这个人一向組織觀念就很強，他沒有什么事不告訴我的。

林 你相信的 可惜只有郑立平，群众的反映就不聞不問。

中 当然郑立平不一定連一点缺点都沒有，但是只要他能改，不就好了嗎？

林 像你这样对他，他一輩子也改不了。

中 我怎么对他？

林 姑息，縱容，包庇！

中 听！这詞兒，天曉得！

林 哥哥，你这一年越来越……

中 越怎么？

林 越来越爱听表揚、恭維，喜欢別人把你捧在云里霧里，不爱听真实意見，主觀得可怕……

中 小嘉！你說些什么呀？（沉

默）本来我是不想說的，我以为你的自覺性还是相当强的哩！你是我的妹妹，我了解你：你要強，事業心很重，这些都是好的。可留学是組織上决定的。你自己身体不好，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老实告訴你，系里本来还考虑我去，可是后来因为班上也得留人做工作，就作罢了。难道我不想出国？

林 你是說我……（难过）我沒想到……

中 当哥哥的是說得尖銳一点，可我是为你好。小嘉，你正在申請入党……

林 正因为我要成为一个黨員才这样做。我不能为了避嫌疑就不敢提意見，不管你对我有什么看法，我还是要坚持，郑立平的問題一定要弄清楚。

中 你怎么这样固执？

林 我这是对同志負責，对小英負責，对組織負責！

〔外面有人叫：“林中，打

球了！”

中 好吧！打完球咱們再談。

（下）

林 （忽然想起，从枕下拿出补好的袜子）哥哥！

〔林中又上。〕

林 （伸手过去）給你，袜子！

〔林中接过来想說什麼又忍住，下。〕

〔林嘉走来走去，最后苦惱地伏在床上。〕

〔外面有人敲門：“請問德文專業班的同学住这兒嗎？”〕

林 （起身）是的，請进来！

〔張宜芬双手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餅干筒等上。〕

林 請問你找誰？

張 我有一封信要交給德文專業班，有个同学叫我上这間屋子来。

林 我就是班會主席，你請坐。

張 我自己介紹一下吧！我叫張宜芬，是来北京开小学教师會議的，因为你們班上有個鄭立平，是我們的鄰居。我們街人民委員會

要我亲自把一封信送給你們班會，還要一封回信。

（略停）前几天我写了一封信給你們……

林 接到了，我們正在盼你呢！可你信上沒有一句提到鄭立平。他还不知道你这位同乡来了呢！

張 我是故意不提，好給他一个意外。

林 （略惊又忍住）你先喝点水，我馬上看看这封信。

（看信，惊异不已）張同志，你和鄭立平是鄰居，他家的經濟情况你大概了解，我們不給他助學金，錯不了吧？

張 （微笑）我猜这封信一定是关于他助學金問題的。立平这件事做得真不对，我也写信批評过他。你想，他父亲每月給他二十塊錢，我也寄給他一些零用錢，他根本就不應該申請。你也給他寄錢？

林 这没什么，反正我已經在工作了。

林 你是……（轉口）你要見見鄭立平嗎？

張 （笑）我母親和他的母親都給他帶了些東西來，你看，大大小小多少包！老人家就是這樣。

林 那你先坐一會，我幫你找他去。我們學校太大，你找起來不容易。

張 那就謝謝你了。

〔林嘉下。〕

〔張隨便在室內走走。〕

〔鄭立平雙手捧一大包糖沖進來。〕

鄭 吃糖！吃糖！

〔張突回身，二人相視。〕

張 （迎上去）立平！

鄭 （不覺發呆）是你！宜芬，你怎么在這兒？

張 你沒想到吧？我這是給你來一個“出其不意”——

鄭 沒……沒想到。

張 你買這麼多糖干嘛？

鄭 （窘極）吃糖……你吃糖。你喝水嗎？（找杯子倒水）你是坐火車來的嗎？

張 你才問得怪呢！從沈陽到

北京，不坐火車坐什麼？

鄭 母親她們都好吧？

張 好，就是老叮嚀到了北京要多買點東西。其實離暑假還早呢！再說，我們有什麼可準備的？不過她們到底是老年人，總說一輩子只有一次，一定得像個樣子。

鄭 你們不知道我可能要出國嗎？

張 怎么不知道？就為這個，她們才着急了，說你一出國就是五年，一定要我們在這個暑假……（見鄭皺眉走開）怎么？你不舒服嗎？是不是牙疼病又發了？

鄭 （支吾其詞）是的，是的，這兩天又疼了。

張 你总是不當心……

鄭 我看，我們出去吧！這兒不是我的宿舍，呆着不方便。

張 我還要等回信。

鄭 什麼信？

張 咱們街人民委員會給你們

班会的一封信。

郑 信呢？

張 已經給你們班会主席了。

鄭 （無奈奈何）你真是……

又是說我的助學金吧？哼！

又來批評了！

張 立平，這件事可是你不对！

鄭 够了，还用你來說？我早就够受了！走吧！

張 [張宜芬取東西時忽然看見了毛背心。

張 是你的背心吧？又亂丟！

人家給你織，花了多少心血，可你一點兒也不認為它寶貴！

鄭 （急推張）唉！背心有什麼可寶貴？寶貴的是你這個人。走吧！

張 [方小英跑上。

方 （一邊叫着一邊走進來）

鄭立平！

鄭 （不知所措）你不是到系里去了嗎？這末快……

方 你不是讓快一點回來嗎？

（見張）這是？

鄭 （不得已）啊！來，我介紹一下：這是我的同學方

小英，這是我的同鄉，剛來的。

張 （大方地伸手）我叫張宜芬。

方 （對鄭）系里來人找你，說要你馬上去檢查身體。

鄭 這怎麼辦？一會兒去行不行？

方 不行，全校準備留學的都已分配好檢查的時間。

鄭 （對張）那你和我一齊去，在那兒等一會。

方 那多不好！客人老遠來，你還讓她在校醫室去坐着？你去你的，她就在我們這兒，我來替你招待，還不成嗎？

張 （也催他）你去吧！

鄭 （忽生一計）對了，小英，剛才你們劇社的人找你，說在文史樓等你，你和我一道去吧！

方 那是阿胖他們，已經找着我了。我不去了。

鄭 （無法）好，我去！（下又折回）小英，還有一件事要麻煩你跑一趟。剛才

我把鋼筆掉在合作社了，
勞駕快幫我去找一找，呆
會兒也許就沒了。

方 瞧你！把客人扔在這兒怎
么办？

郑 不要紧，她是熟人，笔丢了
可难办了。（硬拉方）

方 （对張）那只好請你等一
會兒了。（被推下）

郑 （折回来）宜芬，我們這兒
的同学可愛开玩笑，有时
候开的叫人受不了，咱們
的事兒你先可別露出来。

張 去吧！我又不是小孩！
〔郑下。

〔林嘉上。

林 那兒也沒找着。

張 他來過了，又檢查身体去
了。

林 （注視她）來過了？好，
我現在寫回信。

張 （拿起毛背心）立平常常
麻煩你們吧？一定又找你們
給補背心了？噢，這背心
沒破呀！

林 啊！那大概是借來做樣子的，
這背心織得很好，說

是他一個同鄉織的。

張 好什麼呀！就是他來北京
之前我給他趕出來的。

林 是你！

〔方小英上。

方 白跑一趟。

張 沒找着？

林 找什麼？

方 郑立平說，他的筆丟在合
作社，叫我幫他去找，可
是合作社里的人誰也沒
見。

張 他這丟三拉四的脾氣老改
不了，他母親就是耽心他
這點。

方 他母親很喜欢他吧？

林 你們認識？

張 剛才立平給我們介紹過
了。（对方）他母親只有
他一個，當然喜欢他。他
母親很慈祥，就是對他的
朋友和同学也是很喜欢的。

方 我想她母親一定也很喜欢
你。

張 她很關心我們，常說立平
脾氣不好，要我常勸着他